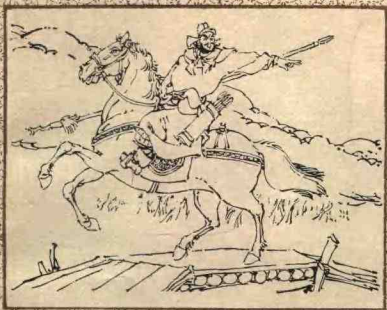




ZHANG FEI YAN YI

张飞演义

于振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张 飞 演 义

于 振 宝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29千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960册

统一书号: 10089·352 每册: 0.9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集中描写张飞的通俗小说，属张飞的外传或别传。作者沿袭《三国演义》的故事和笔法，用章回体的传统形式，把有关张飞的传说和记载，进一步加以集中、演义、夸张、虚构，在浴血征战、结亲连聚、攻书作画等诸多场面中，尽展大将雄才的文韬武略，使原有的故事更完美，使张飞的形象更生动。全书分二十回，文笔流畅，奇峰跌宕，可读性强，老少皆宜，是人民大众理想的通俗读物。

目 录

第一回	作书画	忧国忧民	(1)
第二回	试神力	弃文习武	(8)
第三回	会女杰	比武定亲	(17)
第四回	结同心	桃园结义	(30)
第五回	烈金刚	怒打督邮	(44)
第六回	诛奸佞	英雄出阵	(57)
第七回	虎牢关	勇战吕布	(67)
第八回	贪杯酒	失陷徐郡	(75)
第九回	杀吕布	活捉刘岱	(84)
第十回	夺县印	权且栖身	(94)
第十一回	古城会	兄弟释疑	(108)
第十二回	赞英杰	将军受教	(116)
第十三回	推曹兵	新野施威	(126)
第十四回	一声叱	桥头逞雄	(134)
第十五回	华容道	曹操胆寒	(142)
第十六回	识贤士	举荐凤雏	(150)
第十七回	截江流	斥嫂夺侄	(158)
第十八回	释义士	智取巴郡	(166)
第十九回	激将法	大战马超	(174)
第二十回	酒不醉	智取瓦口	(184)

第一回

作书画 忧国忧民

在古燕国幽州涿郡西南二十里处，坐落着一处世家庄园。这里寨墙高耸，河水环绕，树木林立，郁郁葱葱。若不是葱笼中飘出缕缕炊烟，远处路人则不知丛林中有此隐村——这便是张家庄。执掌庄园的庄主就是有名的张飞。

相传二百多年前，张飞的先祖张安世在汉昭帝时曾任右将军，宣帝时任大将军，被封万户侯。光武帝建武年间张安世的玄孙张纯位至大司空，封武始侯。这个有数千户的大庄园便是张安世的后人世居之所，从昭帝时至今已经十易庄主。现今便轮到张飞名下。

张飞身長八尺，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形貌异常，声若巨雷，势如奔马。虽出身于富豪之家，但性情豪爽，极喜饮酒，善画美人，尤工草书。书法家蔡邕、钟繇曾赞叹张飞的草书“清劲峻拔，刚健笃实，逸势奇状，连绵回绕，开狂草一派，奔放挥洒”。蔡、钟曾多方拜求张飞的草书手迹，苦不能得，常引以为憾。当时慕名求书者甚多，而有幸能得书者却极少。一般人不知何故，亲近者才知缘由。那张飞因为嗜酒，常酩酊大醉，醉后才落笔作书。其书似若发狂，犹如壮士拔剑，神采威武。将自己的欢乐安逸、怨怒憎恨、窘迫困惑、忧郁悲伤、空虚困乏、郁郁不安、思念仰慕等种种感情均在书画中抒发出来。酒醒后自我欣赏，爱不释手，不肯赠人。

但也有幸运者，那就是他的挚友李义。凡李义所求，他总是在畅饮后挥书相赠。

李义何以得飞敬重？除世交的原因外，张飞还特别钦佩他的文韬武略，并敬仰其先祖的丰功伟绩。

李义，字继光，乃将门世家之后。其先祖李信、李广屡立战功，深受朝臣赞佩。李广死后只留有遗腹子李陵。李陵字少卿。少爱骑射，后在武帝时兵拜骑都尉，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赞誉陵有李广之遗风。武帝太初二年李陵率步兵五千出延北遇单于，单于以八万之众诱陵至一峡谷，纵火掩杀，格斗激烈，李陵身负重伤被虏。武帝闻陵降胡，恼怒异常。太史令司马迁以理为陵争辩殿前，赞陵有国土之风。司马迁奏事中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武帝不待司马迁言毕，即命殿前卫士捕杀陵之全家。武帝又迁怒于司马迁，诬以犯上，将司马迁下狱，并施宫刑。陵闻讯后，痛不欲生，对天号啕，大放悲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横行匈奴，何负于汉？而诛吾家，天理安在？痛哉！悲哉！”陵幸得单于王的爱戴，留在匈奴，以师礼相待，国之大事皆求教于李陵。武帝崩，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佐朝政，与李陵关系甚密，奏准赦免李陵罪，并数次派使迎陵。时陵在匈奴已成家室，对使者言：“大丈夫，绝不再次受辱”，终未回归。陵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病死。终前，曾嘱言子女，重返故里，埋骨故土。其后人尊嘱在涿郡定居，并以太史令司马迁所记为李陵立碑，碑之正面八个大字：“千古名将李陵之墓”，碑的背面以隶书篆刻着李陵的生平功绩。

又是三百年过去了，汉家历代天子，均未为李陵昭雪，但历史的功过自有后人评述，后世多少战将以李陵为楷模，

他的功绩不胫而走，传播后世。

李义很少提及先祖之事，只有张飞熟知此情。李陵的后人，虽回归祖籍定居，但心情总是沉郁不平，于是他们都默守着一个信条：“绝不覆步仕途。”由于熟知当地的习俗、语言，几百年来，李陵子孙一直经商，从中原贩货到塞北，然后又从塞北贩马回中原。传至李义，因他的忠义、敦厚，又善骑射和经营，在北国胡人中深受敬重，竟然成为燕地的首巨富户。

每逢秋高气爽之时，李义便亲自押送驮骡，满载着胡人所需的日用杂品，丝帛绸缎等货物朝着草地北国进发。封冻前又赶着马群返回关内。今秋李义走前，曾拜求张飞为其绘制一套美女图 and 几轴草书，张飞爽快地答应下来。

李义走后，张飞无心作画，整日从晨至暮，杯不释手，喝得酩酊大醉，狂奔呼叫，少有清醒之时。老管家张雷稍有疏忽，张飞便无踪影，常在路旁、坟边昏卧，鼾声大作。老管家心急如焚，关切地劝导张飞勿以酒伤身，张飞以朦胧的目光望着衰老的管家点头以示接受忠告，但却又双手抱坛痛饮不止。

寒露已过，转眼李义已离家两个月了，往年总是在立冬前赶回。张雷乘此劝说张飞：“少庄主，李员外不日将回，何不乘这几日为他作画，以作消遣？”管家的话提醒了张飞，张飞对管家说：“李员外未回之前，不要打扰我，我将拒不见客，专心作画。”

几天来，张飞酒虽还在喝，但他却是边饮边思，时而发笑，时而发怒，忽而呆滞若痴，忽而急笔书写。只有老管家深知那是张飞在精心构思画图。

十多天，张飞每画好一张，老管家便精心地将画裱糊成卷，并爱抚地欣赏着画面诗意，不时还出声地吟诵画图中的题诗。暗暗为少庄主精湛的工笔而称绝，并露出得意而神秘的笑容。其实，李义求画的用意只有老管家心领神会。张飞在构思中，张雷常助飞“画龙点睛”“锦上添花”，张飞也非常惬意地感谢老管家的良苦用心。

书画是据诗经《国风》中的有关篇章构思成组画的，一共七幅画图、五轴草书。张飞连日来，执笔作画，已经草成，正在作最后的润笔。

这时李员外风尘仆仆从塞北赶回涿郡，未洗风尘即匆匆来见张飞。

李义悄悄地步入书房，老管家正待施礼问安，李义以手示意不让惊动张飞。只见张飞一手捋须，正在望着挂图审视和推敲，不时摇头，不时点着首似有不足，似有抱憾。

见到此情此景，李义心中一阵欢喜。李义求飞作画用心已久。原来李义家中有个成年及笄的妹妹，名叫李贞。李贞能诗善画，能文能武，有貌有才，可就是生性骄纵，择婿挑剔，使兄嫂十分挂心。李义想以飞之才华牵动妹妹的慕恋之情，以便以书画为鹊桥，促成妹妹的终身大事。李义欣喜地观赏着壁上的书画。第一幅画是据《国风》的《关雎》篇构思而作的。描绘一青年男子对一位漂亮姑娘的爱慕与追求。画中的青年男子半卧榻上，表现出辗转反侧、彻夜不眠，陷于无尽相思的情意之中；户外已闻鸡鸣，男子似在梦中，见一美丽善良的姑娘在水边采摘着参差不齐的荇菜，河中沙洲上还栖息着双双对对的雉鸠……看过画而，让人不由得想到美丽的姑娘，在钟鼓声中翩翩起舞，渐渐向痴情男子走来，男子



张臂相迎，双双沉醉于无比的幸福之中。观赏中的李义几乎叫出声来，画中的女子多么象妹妹，特别是那双眼，画得真是落笔有神。李义为张飞精湛的画工所吸引，又急切地去观赏第二幅画。这是一幅表达一个及笄成熟的姑娘渴望及时成婚的画面——一个俊俏的姑娘痴情地望着梅树陷入了情思之中，渴望年轻的小伙子，趁自己年华最好之时来求婚。这纯真的痴情在画面上表现得维妙维肖。李义本也喜爱书画，深知作画形肖较易，求肖而又能妙实难。“妙”“肖”正是自古以来画家所追求的艺术纯真。画中的美女真是形神兼备，无一不象妹妹那焦急、烦乱、不安而又凝神沉静之态，真是情真意深，不禁失口赞绝：“好啊！真是维妙维肖！”一声赞绝，使张飞从沉醉中蓦然惊醒，惊喜地问：“继先兄何时回归？怎不事先打一招呼？”李义忙答：“刚下马鞍，未洗风尘便来看你。”

老管家张雷未待少庄主吩咐，便忙着张罗为李员外洗尘接风。分别不到三个月，象似分手多年，欣喜之情难言。

李义向张飞叙说着北国风情和一路见闻。当李义讲到在雁门关相遇难民的人流时，二人不禁感叹。李义激昂地说：“苦于劳役的人，到天黑还不得回家，在夜露里、泥水里为官家和主子干活。沉重的徭役何时了？正如翼德在《兔爰》中所写的，他们真是在仰天呼叫：‘为什么我们生来就落入痛苦的罗网里？天天做牛马，处处遭灾难？逃脱的办法唯一死！’农民因苦于王事（沉重的徭役），种不成庄稼，爹娘拿什么来糊口？而王事又是永远没有个完，什么时候才能安居乐业？这些都是为什么呀？只能去问那悠悠苍天。”

“那些出征的士兵酷似翼德兄在草书《击鼓》篇中所写的。《击鼓》篇虽写的是战国时的一隅，却深刻地揭示了现

实中出征士兵与家人长离永别的惨状。真可谓：圣上不聪，朝纲废施，威虐暴政，民不聊生。”

李义的一番话，更加激起了张飞的愤懑之情，他环眼怒睁，怒发冲冠，乱须倒竖，如同怒狮一般吼道：“上不能报国，下不能安民，枉生于世！”说着将手中的酒杯捏了个粉碎。真是酒入愁肠，化作一腔悲愤。

第二回

试神力 弃文习武

东汉末年，公元一八四年，广袤的黄河流域，遭到从未有过的大旱。烈日炎炎，赤地千里，禾苗不生，田地龟裂。树皮被扒光充饥，观音土也成了饥民的碗中餐，真是饿殍在路，尸骨遍野。而那些官吏和地主却乘此兼并土地，剥削残酷。不堪压榨的灾民为求活路，从都城洛阳开始形成了一支逃难的人流，过荥阳，经郾城，越邯郸，朝着冀州、幽州涌去，逐渐形成了一支大的洪流。

这支人的洪流顺着黄河的流向向北滚动着。没有巨山群峰的阻拦，没有深峡长谷的遮挡，迷茫无际的黄河，肆意恣情地在开阔的平原上滚滚向前挺进。

张飞曾亲自去观看过这灾难的洪流。面对着不到头的人流，张飞陷入了沉思。返家之后，他不时地举杯一饮面尽。他每干一杯之后，都象吞食苦汁一样，总是感到咽喉苦涩，失去了美酒往日的香味，他的心随着黄河汹涌的波涛被卷进狂澜之中。逃难的人流不时映现在眼前，人们拖着沉重的步子，摇摇晃晃，步履艰难，个个骨瘦如柴，体态佝偻，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背负着幼儿的妇女，不时回头看看这睁着眼睛的孩子，终于忍心地解下背带，连头也不回顾一下，就把孩扔在了路旁。孩子张了张嘴，但却听不见嘶喊声，也听不到哭啼声，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那些被遗弃的婴孩眼神

呆滞，但还虚弱地喘着一丝气息。

早在十多天前，张飞便和涿郡的几个大庄主商定向饥民施放粥饭。他向管家张雷吩咐，架起二十口大锅，熬粥施舍。积存的三十万升仓米不几天就所剩无几了。难民的激流冲击着张飞的宁静生活。他当时正在构思一幅画《卷耳》那是描绘一个妇女思念远行丈夫时，在迷离情恍之中，眼前出现了丈夫在旅途中疲惫奔波的幻影。此时那妇人的幻影渐渐变成饥民的人流，无论怎样也驱赶不走，以致使他烦躁地扔下画笔。

管家张雷在张飞家已生活了五十年。那是在张飞祖父张勋在世时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一个十一、二岁的孩童僵卧在庄园外，遇救后便留在了庄中，成了张勋的贴身书童。张飞的祖父死后，又跟随张飞的父亲张旭作管家。他经历了三代，现在已年过花甲。他纯朴、厚道，张飞一直对他以长辈相待。由于他长期受文人世家的熏陶竟也能诗善画。他深知张飞近来心神不安的原因，为了解闷消愁，他在书案上铺好了锦帛，一边执墨在端砚中细研，一边说：“少庄主，李员外前几天拜求你草书一帖；何不借此抒情？”

张飞见管家将文房四宝都已备好，便征询地问道：“写什么好？”张雷早已胸有成竹地说：“少庄主是否愿写《相鼠》？”

“好！正中吾意。”于是张飞急挥狼毫书写了《相鼠》诗篇。其诗是：“相鼠有皮，人而无止。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仪，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张飞刚住笔，就从背后传来愤慨之声：“《相鼠》写得好极了！这是对寡廉鲜耻的官吏无情的讽刺和严厉的斥责，他们真是连老鼠都不如。瞧那老鼠

还有一张皮，他们做人没有一点端庄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做人没有威仪，为什么还不死？瞧那老鼠还有牙齿，做人不知羞耻，不死等待何时？瞧那老鼠还有肢体，做人全不讲礼，还不赶快死！”

张飞这时才发现李义在旁，忙责怪张雷：“李员外驾临，老管家为什么不通报于我？”未等张雷分辩，李义忙说：“你正在专心书写，是我不让他惊动你。”契友的到来，使张飞惆怅的心情盼到了倾诉的知音。未等张飞开口，李义便道：“翼德是否又在忧国忧民了？粮仓的积粮施舍一空了吧？面对这饥民的不尽人流有何感触？”几句发问触发了张飞郁闷的愤懑之情，犹如黄河决堤般倾泻而出。

握在张飞手中的笔在颤抖，似一把钢刀，如一把利剑，他猛地将笔戳向刚书写好的《相鼠》的帛书，狼毫飞失，笔杆戳破书案。他激愤地言道：“继先兄，你看见那逃难的人流吗？那饥民的人流和奔腾的黄河是多么的相似！那不辨源头又望不到尾的饥民，一个个迈着艰难步履，多少人倒了下来，但还是向可能生存的地方流动着，这就是死里逃生。他们是多么的虚弱，经不得风风雨雨的摧打，只有从他们那无声的眼神中看出他们的狂怒、愤懑、怨恨和失望。”激奋的张飞又道：“你看这些骨瘦如柴的人群如一堆堆干柴，当他们再也寻不到生的希望时，就会一点即燃，那大火将烧向朝野，焚毁皇门，直至烧尽汉室王朝。”

李义此时也无限感慨地说：“是啊！翼德兄的剖析是何等深刻！民如水，既可载船也可覆船，灾情如此严重，官吏却还在逼迫黎民，民以食为天，这其不是天塌灭顶之祸吗？如此下去，社稷安存？四百年一统的汉家天下将会付之东

流，高祖的基业毁之一旦。”李义激愤地再也说不下去了。

张飞这时如同暴怒的雄狮，猛地站起，挥拳朝书案砸去，只听嘣的一声，文房四宝震得跳了起来。李义此时已是声泪俱下。

老管家深情地望着少主人，示意家丁备酒菜接待李员外。张雷深知这一对自幼一齐长大的友人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三巡过后，张飞无限感叹地吟诵了屈原《天问》篇中的一节：“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其声激昂，其情悲壮，其调慷慨。

老管家为张飞的激情所打动，思绪万千，被引进了《天问》的境界中。好象置身于一个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的傍晚，在原野上站立着似少庄主的魁伟之人，为什么还不归庄园？何必在这里发愁？国家的威严都无法保持，对老天爷还有什么可要求的？遭到放逐而隐伏在山洞里的人，对国事还有什么可说的。前期的国君是多么图强。而现在的国君如能觉悟所犯的过错，下决心改变做法，我又何必再多说呢？

借酒消愁，借诗言志，古今习俗，张飞还在孩提时代，老管家就已熟知他的脾性了，张飞月下所吟的《天问》一节，更是反映了他的心情和境遇，老管家深知张飞一腔怒火不是不想说，而是无处可说，他眼看着少庄主日益消瘦的清癯面庞，甚是忧虑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少庄主不妨对李员外诉诉衷肠。”

“翼德兄，国事既不愿多说，还有何忧愁？”李员外一句话反激起了张飞的怒火。

“我一直寄希望于圣明睿智，谁知自光武中兴以来，每

况愈下，君王昏聩不明，荒唐颓废，大臣不忠，奸佞当道，后党林立，宦官专权，郡守自立，诸侯为国，民不聊生。太平何处觅，盛世在何方？”张飞愤愤地晋骂着。

“依兄之见，汉室可有转圜之时？”李义探询地问道。

张飞讥诮地答道：“汉自高祖创业传至平帝十二代，被王莽所篡，历时二百年，光武复汉迁都洛阳又是十一代一百七十年了。当今灵帝我看是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灵，苍天不佑，朝臣不佐，黎民不拥，我看前汉十二帝，后汉十二帝，各自二百年，气数将近，社稷已倾，转圜谈何容易！”

张飞的一番议论引起了李义的一阵大笑。“想不到翼德兄还会卜卦。真可谓前知二百年，后知二百年。”

“继先兄，倒不是我会什么阴阳八卦，我只说一见便足以说明汉祚将尽。”

“愿听兄之高见。”

“小弟拙见。自东周平王至今恰是千年，几经兴衰。东周虽空有八百载，实际从西周幽王始，就已经是大权旁落，侯国自立，称雄称霸，天子已不过是挟中物罢了。杀伐不已，何有义战？帝王哪里是华夏之主？还不如侯国属地之封臣。”说至此，张飞似在启问地说：“继先兄，试看今朝和春秋战国时有何不同？”不待李义答话，张飞又侃侃而谈道：“听说最近灵帝驾崩，何进拥立少帝，朝野拭目，十七镇诸侯各据一方，朝野互应。四方百姓，不堪徭役繁重，头裹黄巾，从张角者不下四五十万，官军望风而靡。普天之下，安有王道？黎民百姓哪有乐土？”

“翼德兄，试看当今圣上可是治世之明君？”

张飞深有感触地说：“高祖创业，功绩照千秋。光武复

汉可称中兴明主。我唯称颂文帝治世之道。文帝身居尊位，不忘天下，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施德惠天下，镇抚诸侯，四夷皆喜。并亲率群臣以躬农，尽出孝惠帝后宫美人，令其得嫁。除肉刑，减租税。文帝即位十六年时，天下水、旱、疾疫、虫害之灾遍及华夏。文帝忧虑，不食难眠，常思己之不明，为闻过失，使众臣尽情言表，直言犯上者不为罪。高祖以来，中外连年结兵，国不自宁，民不安生。文帝为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首倡和亲匈奴，与其结兄弟之义，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升平，府库粟米满盈，庶民安居乐业。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均无所增。曾欲作露台，当得知需耗百金时，便废止。帝言：‘百金，相当于十户中人之家，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怎敢侈想？’夫人慎氏常坐织机，穿梭制帛。所用器皿不以金银铜锡为饰，皆系瓦器，其帷帐亦无文绣。帝临崩前曾遗诏：‘万物之生，无不有死，当今之世喜生恶死，常厚葬以破费，重服以伤生。吾皆不取，朕何德于民？又使众重服久临，哀人父子，损其饮食，绝其祭祀，何以对天下？今崩，令天下吏民，出临三日，皆释服。尽出宫女令嫁。易禁取嫁妇。祠祀饮酒食肉者，丧服经带，勿过三寸。勿布车及兵器，勿发民哭临宫殿。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所改，不起坟。’身崩而念在民，真仁人哉！真圣主哉！真乃千古之一帝。试看今主，昏暗不明，醉生梦死，花天酒地，荒淫无度，绝非重正宗庙社稷之兴者。”

张飞多日无心作书画，早已引起李义的关注，于是便问道：“翼德兄，国事多难，志向将何？”

张飞再次拍案而起，慷慨地表示：“吾生当因勃、灌婴，除诸逆，安汉室；吾死当效法大将军霍光，宁负王不敢